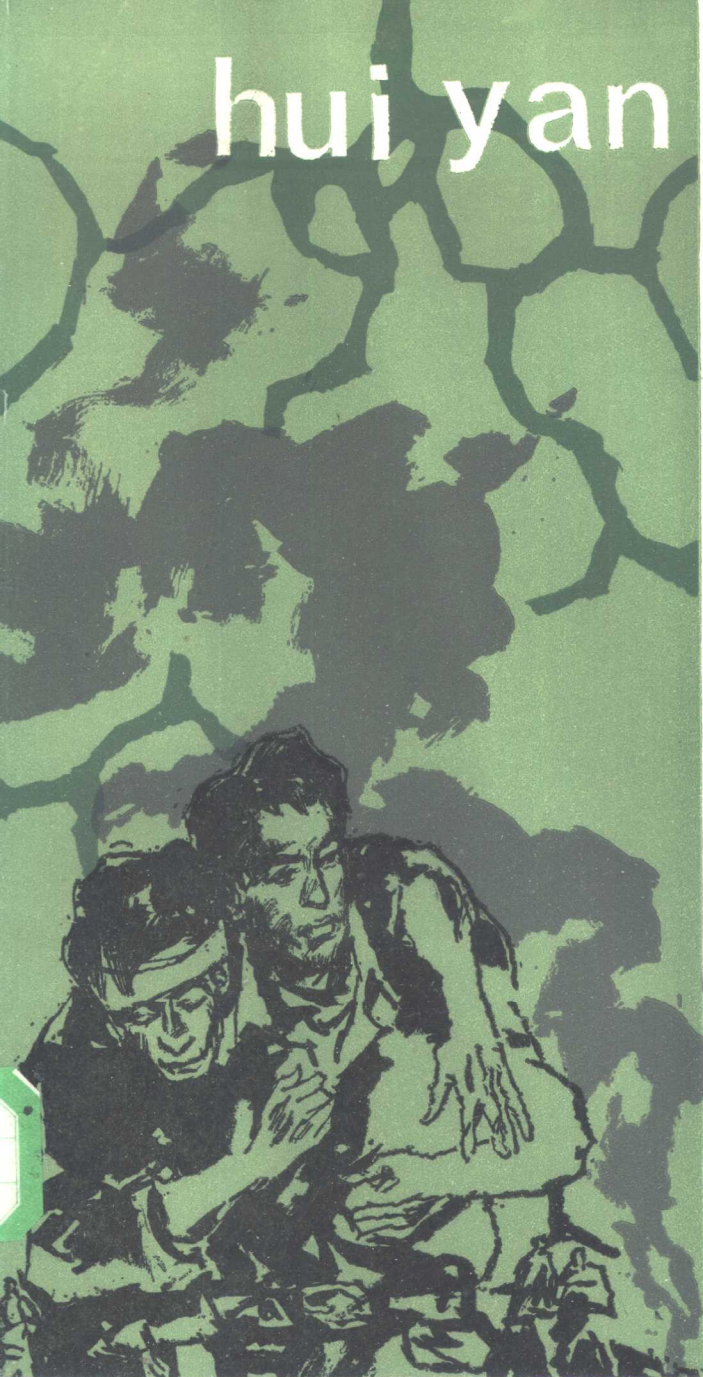


hui yan

慧眼

谢竟成

人民文学出版社



2 034 9080 0



慧眼

谢竟成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内 容 说 明

这是一部描写1946年我游击队和国民党几股地方势力斗争的长篇小说。

故事发生在南方临江地区。双十协定后，新四军北撤。于游水等人在地下中心县委的领导下，机智地购得枪支，建立游击队，并冒名顶替，打入国民党县长家中，争取了有爱国思想的进步青年——县长的爱女梅吟，分化、瓦解地方顽固势力“临江三巨头”。由于“左”的路线影响，加上我政治处主任又被敌方抓住把柄威胁，使斗争复杂化，游击队遭到挫折。后军区出面支持，方使局面急转直下，敌人受到重大打击，于游水、梅吟有情人终成眷属。

作品以叙述和故事曲折见长，富于传奇色彩。主要人物塑造不落套。有可读性。

责任编辑：周达宝 李景峰

慧 眼

Hui Yan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字数 251,000 开本 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 13 $\frac{1}{4}$ 插页 2

1986年5月北京第1版 1986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4,300

书号 10019·3950

定价 2.15 元

目 录

第一章	受阻.....	1
第二章	遇救.....	42
第三章	争夺.....	117
第四章	排斥.....	207
第五章	出走.....	272
第六章	不是最后的一幕.....	333

第一章 受阻

一九四六年元月的一天晚上，一辆载客汽车从长江岸边的二坝码头出发，亮着车灯向临江城开去。

车上载的大都是长江南边的生意人，有的从南京来，有的从无锡来，有的从江州来，也有的从江南山区其他小城镇来，为的是春节快到，一向以富庶著名的临江城这时大有生意可做，这些商人们腰里都装满了钱，过了江连夜往临江城赶，生怕迟了一步生意就被人抢走了。

有道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些商人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抗战刚刚取得胜利后的临江，社会秩序竟然这样不安定，“啄食的鸟”刚一伸出头，就被老鹰的利爪攫住，半路上，一伙持枪弄棒的土匪拦截住这辆汽车。

原来汽车司机和土匪早有勾结，乘这天晚上月黑风高，人们早已安息，他把车子开到一个前不巴村、后不巴店、两岸没有人烟的地方，突然急促地按起了喇叭，一高一低，一低一高，车头车尾车内的灯也同时一下子熄灭。那伙持枪弄棒早已埋伏在公路两侧的土匪，听到信号立即从黑暗中

一拥而上，凶神恶煞地把汽车团团包围住了。’

江州裕丰粮行的大管账商如银这时就坐在这辆载客汽车里，他是个出门很有经验的人，要不是老板梅文礼催得急，说临江在他的妹婿余庭佩治理下“很有政绩”，“社会秩序井井有条”，他也不会冒这个风险。但他上车时还是有点准备：把两个大提包紧紧抓在手里，坐在车尾一个容易跳下去的地方。当他听汽车喇叭叫得不寻常，车内车外的灯同时熄灭，不禁心惊肉跳，立刻想起了“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知道大事不好，马上把两个大提包并到一只手里紧紧抓着，另一只手狠命地掀开车顶上的帆布篷，乘土匪还没有赶到车前，他不顾死活地往车下一跳，几个跟头翻到公路下面，感到左腿胯骨一阵剧痛，但这时他什么也顾不得，逃命要紧，救财要紧，他连滚带爬地往一片芦苇丛爬去，一不小心一下子跌到了一个水沟里，这时他一动也不能动了，干脆就在水沟里隐蔽起来。

这时只听得公路上鬼哭狼嚎，叫骂声，哭喊声，鞭打声响成一片。不到一个钟头工夫，土匪们就把这伙商人们的钱财搜括一空。一个土匪头子喝骂着司机说：

“把他们送到二坝码头五里路的地方，叫他们下车统统滚，滚回到江那边去。下次再要到我们临江来做生意骗钱，老子就请你们吃‘花生米’。临江人的钱不是好骗的，‘招子’（眼睛）要放亮一点。”

这真是“人嘴两块皮，翻来调去都是理。”明明是抢劫，却说成是“为了临江人”，真是道道地地的强盗逻辑。

这一切，商如银伏在小水沟里都听得清清楚楚。他浑身筛糠似地抖着。水齐腰深，刺骨似的寒冷，左胯骨感到一阵阵的剧烈疼痛，心里害怕地想：

“完了，我这条腿恐怕是跌断了，站不起来了。”

幸好土匪们没有发觉他，汽车开走后，他们就象狼群争夺完了食物似的，心满意足地各往各的窝里奔，公路上立时沉寂了下来。

土匪在时商如银害怕，土匪走了商如银更害怕。人大约最怕孤单，这时田野里没有一个人，芦苇丛里连一只鸟雀也没有，只有风吹芦苇的簌簌声音，单调、凄凉，越发叫人毛骨悚然。天上不但没有月亮，连个星星也没有，大地一片昏黑。西北风越吹越猛，云层从头顶上直往下压，看样子天马上就要变，一场大风雪可能马上就要到来。商如银心都凉了，左腿想抬动一下都不行。如果这时候没有人来救他，在这小水沟里呆到天亮必死无疑。“人不伤心不掉泪”，商如银这时想到他上有老母，下有妻儿，梅老板交待的事情他又没有办好，对谁都对不住，因此他伏在小水沟里呜呜地哭起来了。

正在这时候，有四个人来到了他的身边。

这四个人：一个叫于游水，一个叫杜敬忠，一个叫郑大柱，一个叫吴少谋。他们都是新四军北撤时留在临江打埋伏的干部。这天晚上，他们正在圩心里秘密集会，商议拉队伍打游击的事。会开完后，他们从这里路过，准备上公路各奔东西，忽然听到芦苇丛里有人哭，四个人心里同时吃了一

惊，不约而同地寻着哭声一齐奔到商如银身边来了。

这正是“天无绝人之路”。商如银想不到这时会有人来，虽然不知道来者身份，但活命要紧，他不由自主地把两个大提包向芦苇丛里塞了塞，低声叫了起来：

“救人啊！救人啊！”

可是这四个人这时都不愿听见叫声，因为他们这一阵子过秘密生活过惯了，听到叫声头皮子就有点发炸。杜敬忠为人鲁莽，长得象个“黑煞神”似的，说话虽压低声音还象打闷雷。他对商如银喝了一声说：

“你叫什么？我们来救你还叫什么？你不怕被人家听见……”

长得文文静静的吴少谋在一边笑了起来：

“你的嗓子也不比他小，不叫比叫还厉害。”

英俊洒脱的于游水摇手制止他们说话。他打亮了手电筒，将商如银全身上下一照，仔细观察一下现场，心里便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悄声地问：

“是不是遇着土匪了？”

他说话的声音叫商如银听了放心，看样子他们不是坏人，便哭着把刚才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四个人听了，同时愤慨了起来，杜敬忠气得把大手在空中一劈，骂道：

“这些王八操的，有枪不去打国民党，光知道害老百姓……”

下面的话还没有说完，于游水突然把手电光照住他的两眼，杜敬忠这才知道自己说漏了嘴，马上咬住牙齿站到一

边不吭气了。

浑身上下透露出精灵气的吴少谋，这时乘着手电光用眼睛请示于游水——他们之间是心灵相通的，只见于游水把头点了一点，把手电光移到商如银身上。吴少谋连鞋袜也不脱，裤脚管也不卷，迅即下到水沟里，伸出双手把浑身上下水淋淋的商如银往岸上拉，可是没有拉动。商如银痛得直叫唤，哭着小声喊：

“我的腿断了！我的腿断了！”

于游水脸色刷地一变，马上把手电筒塞到杜敬忠手里，二话不说就下了水，和吴少谋两人合力把商如银抬到岸上。这时站在一边一直没说话的郑大柱马上跑上前去把商如银接住，象拎一只小鸡似的把商如银往自己背上一放，低声问于游水说：

“往哪里去？”

于游水稍微思索了一下，和吴少谋耳语了几句，然后轻声笑着问商如银说：

“你相信不相信我们？”

商如银伏在郑大柱背上急急地说：

“相信相信，你们都是好人，希望你们救救我，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你们的恩德。”

吴少谋为人心细，他下水救商如银时已发现了塞在芦苇中那两个大提包，这时他笑着说：

“你放心好了，我们不是江湖上那帮所谓英雄好汉，我们不会动你一点东西，你那两个大提包要不要我们给你带

着……”

这时商如银惭愧得恨不得有个地洞钻到地底下去，他流着泪说：

“我该死！我该死！那两包东西请你们无论如何给我带着，我绝对相信你们……”

吴少谋和于游水相视一笑。于游水用电筒照着，吴少谋第二次又下了水，把那两个大提包拎上来，于游水果断地说：

“走！到少谋的住处去。”

二

吴少谋住的这个村子只有十几户人家，地点偏僻，交通不便，只有一条窄窄的小田埂通向村子，连自行车也骑不进去，除了习惯在圩区里生活、一双脚会走小田埂的人以外，一般无外人到这里问津，乡保长一级都无人到这里来过，住在这里安全得很。

村子三面是水，一面是圩田。沟渠纵横，水网交错。有藕塘、菱角塘、养鱼塘、吃水塘；密密麻麻的芦苇丛，高大众多的树木。鸡啼，狗咬，鸟叫，鱼跃，使人如入世外桃源。住在这里养病是得天独厚，幽雅的环境，清新的空气，和平与宁静的气氛，村民们淳朴的感情，比任何大城市大医院都要好，商如银很快就习惯了它，欢喜上它，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住下来了。

他的左腿经吴少谋诊断为“股胫骨折”，没有三个月不能拄着双拐下床，没有半年不能丢掉拐杖走路，没有九个月出不了村子。幸亏他的运气好，碰上了于游水他们，尤其是吴少谋又懂得医道，他祖上是老中医，专治跌打损伤，接骨特别有门道。当时的西医一般还治不了这种病，一九三九年英国一个医生发明的“打钉接骨术”和“换股骨头术”，一九四六年还没有传到闭塞的中国中小城市医院，农村医生恐怕还不知道世界上有这些名词，只能让病人自己复原，长到什么程度是什么程度，一般都要留下后遗症，严重的还要残废。可是吴少谋有这种祖传秘方，既不用开刀也不要钉子和不锈钢股骨头，只要用几块小夹板一夹，或用一束柳条在四周围一捆，再敷上一层特制的消炎止痛的中草药膏，用一根绳子挂几块砖头牵引着，什么骨折到时候都能复位还原。商如银现在尝到了它的好处，他把吴少谋他们看成是他的大救星，心里时时刻刻在想着怎么报答他们。

机会很快就到来了。

这些天于游水和吴少谋等正在为一件事情发愁。他们原来是一个部队的干部：于游水是营长，杜敬忠是副营长，郑大柱是连长，吴少谋是营部文书。他们四个人在一起相处得很好，可算是“生死与共”、“患难同赴”的好朋友，在八年抗战中结下了海样深的感情。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党中央为了顾全大局，不让多灾多难的祖国重新进入内战，毛主席亲自飞赴重庆，同蒋介石签订了历史上有名的“双十协定”，规定我八路军、新四军从皖中等八个解放区撤出，把这

些地方让给国民党政府。当时有很多干部、战士对此想不通：我们浴血奋战得来的土地，为什么要让给国民党？于游水他们更是年轻气盛，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于是便向组织上提出请求：把他们留下来打埋伏，坚持地方上的武装斗争，同国民党反动派较量——自己的土地决不能落到敌人的手里去。

部队组织上同意了他们的请求，北撤时把他们移交给了临江地下中心县委（相当于小地委），中心县委又把他们安排到这比较安全的水网地区，给每个人都找到一个公开职业：于游水打鱼摸虾，杜敬忠打铁，郑大柱当木匠，吴少谋教几个学生。四个人的住处相距最远处不到二十华里，十天半月可以到圩心找个隐蔽处碰一次头，讨论讨论目前形势，议论议论敌情，考虑考虑下一步怎么办？商如银出事的那天晚上，地下中心县委书记向云龙派交通员给于游水送来一封密信，要他们几个留下来的军事干部讨论成立游击队的问题，因为国民党根本不遵守“双十协定”，正在各个地方同我们闹摩擦，迫害抗日有功的共产党和新四军，临江地区的白色恐怖也越来越厉害，省保安军派了一个正规团在这里常驻，地方上又组织了“反共联防”，县政府成立了警卫队，听说还要升格为“国民自卫队”，“中统”在国民党县党部外衣的保护下，在这里建立了名目繁多的特务机构：县调查室、特工队、乡中心组、保核心组等等，专门迫害共产党和抗日军民，迫使他们“登记自首”，不“登记自首”的人就抓去坐牢，进什么“反省院”和“感化院”，有的甚至秘密予以杀害。

再加上现在农村里又有土匪横行，地主恶霸又回到农村来反攻倒算，人民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人人心里都象装了一座火山一样，快要爆发了。武装斗争的时间到了。

他们四个人在圩心的一个隐蔽处讨论了向云龙这封信，仔细分析了临江地区的当前形势和人民群众的情绪，一致决定按照地下中心县委指示，迅速组织游击队，准备同敌人开展武装斗争，同国民党反动派争夺这块原本属于我们的土地。但开展武装斗争就需要枪、钱、人——这三样大事首先得解决。根据他们以往斗争的经验，后两件事在临江这个老革命根据地不难解决，因为这个地区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一九二八年党就在这里领导过著名的“临江暴动”，建立过苏维埃政权；抗日战争时期这里又是新四军一个师的师部所在地，领导人民群众赶走了日本侵略者，使这个地方过上了比敌占区不知好多少倍的日子。因此，共产党和新四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非常高，群众基础非常雄厚，参加共产党、新四军的人差不多村村都有，只要把游击队的牌子一亮出去，不愁没人来入伍。一号召，人、钱跟着都来了，但是枪却是个大问题。他们四个人离开部队时，领导上怕他们暴露目标，任何武器都没给。地下中心县委在这方面也无法支援他们，向云龙本人只有一支“单打一”，交通员在敌人中间穿梭来往，也才只有一支破“左轮”，没法向他们开口。“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没有枪还打什么仗？且不说敌人的正规部队，就是“中统”的特工队他们也对付不了，人家是清一色的美式装备，一百多支短枪，还有轻重武器，火

力强得很，人也精悍得很，对付游击队的本事也非同一般国民党部队，一不小心就能被他们消灭，更别说和他们争地盘了。

于游水四个人在枪的问题上讨论得很仔细，很具体，办法只有两个：一个是抢，一个是买。抢首先要有枪，没有枪你用两只空手吓唬谁？碰到几个土匪都对付不了，还有什么力量去抢武装到牙齿的国民党的枪？

讨论的范围越来越缩小，最后他们否定了“抢”，肯定了“买”。可是买枪要有地方买，要有可靠的关系，还要有现金、金条和袁大头。这地方人不大相信国民党发行的纸币，做生意都以实物为单位计算，折成钱时还要有一部分金条和袁大头，否则不能成交，尤其是黑市生意更是如此，有的甚至连一张纸币也不愿要，全要金条和袁大头。

于游水在这方面做过很多调查研究，根据他得到的可靠情报：临江城内有个祥泰粮行，祥泰粮行的老板名叫甘火旺，绰号甘胖子，此人长得肥头大耳，塌鼻子，大嘴巴，眯缝眼，腰围足有水桶粗，肚子里装了不少坏水，小眼睛一眯就是一个坏主意。他在临江名义上开的是粮行，实际上开的是赌博场、大烟馆和暗娼院，还兼做军火和鸦片生意，有好几股土匪手里的枪就是从他那里买来的。此人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神通？难道没有人管他？原来他有一个硬后台，临江现在的“三巨头”之一——省保安军驻临江团团长钟子仙，他和甘胖子是郎舅关系，甘胖子的妙龄小妹就是钟子仙现在的三姨太太。钟子仙这个人是个有名的“花花太岁”，

吃喝嫖赌鸦片烟，样样都占全，没有他不喜欢的。因此他和甘胖子关系极好，郎舅俩臭味相投，互相利用。钟子仙要吃、要喝、要赌、要嫖、要抽鸦片烟，甘胖子那里样样有，保证供应，四时不缺。但这些恶好样样都要花钱，而且要花大钱，因此钟子仙囊里经常有短缺之感。甘胖子便给他出主意：卖枪！当时的枪价很贵，一支短枪值三十二石米，大半是金条和袁大头成交。卖了还可以派兵设法把它们缴回，等于白赚。这样的生意据于游水了解，甘胖子经手已经做过好几回了。

“照这样说，这样的生意还是不能做。”吴少谋听完于游水的介绍后，皱了一下眉头说。“首先是我们没有金条和袁大头，其次是买了有可能被他们抢回去，闹不好就把我们暴露了。这样的蚀本生意我们不能干。”

于游水问杜敬忠说：

“老杜！你的意见？”

杜敬忠回答说：

“我听你的。你是头，少谋是军师，你们两个都有文化，你们讲怎么干就怎么干。”

于游水和吴少谋两人都笑了起来，于游水说：

“你这话还等什么没说，不动脑筋的家伙！”

杜敬忠感到有些不好意思，干笑了两声，用肘弯捣捣郑大柱说：

“你代表我讲话，我们两人意见一致，不怕什么钟子仙和甘胖子，枪到了我们手里就是我们狠，怕他个毬！”

郑大柱看样子很听杜敬忠的话，他马上表态说：

“我同意老杜的意见，甘胖子这种人我们还能对付不了？听说有几次土匪买了他的枪，他也没能抢回去，我们还能比土匪笨吗？”

于游水看了看吴少谋，和他商议说：

“我基本上同意老杜和老郑的意见，事在人为，不能因为有不利用条件我们就不行动，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要行动起来，弄一批枪，到临江城里去闯一闯……”

最后他们做了个正式决定：立即想办法找关系，搞一批现钱（包括金条和银元），派人到临江城里同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不惜冒点风险同甘胖子打交道，一定要弄一批枪火回来。正在这时候，他们碰到商如银了。

三

商如银那两个大提包里正装满了于游水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现钞、金条、袁大头。还有一大叠印着“江州裕丰粮行大管帐商如银”的名片，三封重要信函——一封是江州裕丰粮行给临江祥泰粮行的接洽函，一封是江州裕丰粮行老板梅文礼给临江祥泰粮行老板甘胖子的拜托函，一封是梅文礼给他妹丈国民党临江县县长余庭佩的亲启函。看来这个商如银确实很精细，他来临江前把什么都考虑到了，但就没想到他在半路上出事，弄得现在躺在床上动也不能动。

他仰面朝天地躺着，左胳膊被一束柳条从四面固定起

来，还用一根长布带挂着几块砖头牵引着。吃饭喝水、大小便都需要别人伺候。这一切，都是于游水和吴少谋分管：于游水管生活，吴少谋管治疗。杜敬忠和郑大柱住得远，很少有时间来。吴少谋白天要给学生上课，于游水打鱼摸虾可以利用早晚和午夜时间，白天他基本上就呆在商如银身边，象个好护士护理病人，象个亲弟弟伺候亲哥哥。商如银十分感动，几次哭着说：

“我商如银来世变牛变马，也报答不了你们四位对我的恩情……”

于游水笑着说：

“商先生你何必这样想，人生在世，谁没有个遇难的时候，人同人间互相帮助是应该的。我们只希望你的腿快点好，复位稳定后，我们马上把你送回家去。”

“我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才好……”

“说这话就见外了，安心养病要紧。这几天你的腿疼不疼了？”

吴少谋的医术果然高明，他配制的中草药真是奇妙异常，只要往伤口上一敷，马上就遍体生凉，疼痛立刻就减轻，这几天商如银已经不感觉疼了，能翘起身子半坐起来了。

商如银这个人很懂得“知恩报德”，信仰“有恩不报非君子”的格言，他怎么也安不下来心。但怎样报于游水他们的恩？他是个商人，首先想到的自然是钱。这天早上，吴少谋给他换药，于游水拎了几条活鲫鱼送来给他熬汤吃。商如银激动得不得了，他支起上半身，把放在枕边的两个大提包